全梁文/卷七十一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梁文　卷七十一

释氏（一）

卷七十一

释氏

释宝志

宝志一作保志，俗姓朱，金城人，宋泰始中年已五六十，俗呼为志公。齐永明中迎入华林园，寻住东宫後堂，天监十三年卒，葬锺山。

请雨启

志病不差，就官乞治。〈《高僧传作活》〉若不启白子官，应得鞭杖，愿华光殿讲胜鬘请雨。〈《法苑珠林》四十一引《高僧传》，今《高僧传》略同，天监五年早上启上使沙门法云讲《胜鬘》，夜便大雪志云，须水一盆，加刀其上，俄而大雨。〉

伏龟山埋白石凿铭

维天监十四年秋八月，宝公埋千此山，词曰，若问江南事，江南自有凭，乘鸡登宝位，犬吠入金陵，子建司南斗，安人秉夜灯，东邻家道阙，随虎遇明君。〈《云谷禅林志》五，宋张浚志《公菩萨行实碑》。〉

铜碑记谶

有一真人名知远，开口张弓在左边，了子子孙孙万万年。〈云谷禅林志，张浚碑引杨文公谈苑。〉

天监中谶

太岁龙，将无理。萧经霜，草应死，馀人散，十八子。〈《南史》六十三王僧辩传。〉

释僧祐〈一〉

僧祐俗姓俞，其先彭城人，世民建业。宋时出家上定光寺，齐梁间见重宫省。天监中终建初寺。〈案《梁书·刘勰传》勰早孤，依沙门僧祐居十馀年，遂博通经论。因区别部类，录而序之今《定林志》，经藏勰所定也，如传此言，僧祐诸记序，或杂有勰作，无从分别。〉

请禁丹阳琅邪二郡搜捕启

京畿既是福地，而鲜食之族，犹布筌网，并驱之客，尚驰鹰犬，非所以仰称皇朝优治之旨。请丹阳琅邪二境，水陆并不得搜捕。〈《广宏明集》二十六，武帝十六年下诏，去宗庙牺牲，上定林寺沙门僧祐，龙华邑正柏超度等上启，敕付尚书详之。〉

梵汉译经音义同异记

夫神理无声，因言辞以写意；言辞无迹，缘文字以图音。故字为言蹄，言为理筌，音义合符，不可偏失。是以文字应用，弥纶宇宙，虽迹系翰墨，而理契乎神。昔造书之主，凡有三人，长名曰梵，其书右行，次曰佉楼，其书左行。少者仓颉，其书下行，梵及佉楼，居于天竺。黄史仓颉，在于中夏，梵佉取法于净天，仓颉因华于鸟迹，文画诚异，传理则同矣。仰寻先觉所说，有六十四书，鹿轮转眼，笔制区分，龙鬼八部，字体殊式，唯梵及佉楼，为世胜文。故天竺诸国，谓之天书。西方写经，虽同祖梵文。然三十六国，往往有异，譬诸中土，犹篆籀之变体乎。案仓颉古文，沿世代变，古移为籀，籀迁至篆，篆改成隶，其转易多矣，至于旁生八体，则有仙龙云芝；二十四书，则有楷草针殳。名实虽繁，为用盖鲜。然原本定义，则体备于六文，适时为敏，则莫要于隶法。东西之书源，亦可得而略究也，至于梵音为语，单复无恒，或一字以摄众理，或数言而

成一义。寻大涅槃经，列字五十，总释众义，十有四音，名为字本。观其发语裁音，宛转相资，哉舌根唇末，以长短为异。且胡字一音，不得成语，必馀言足句，然後义成。译人传意，岂不艰哉？又梵书制文，有半字满字，所以名半字者，义未具足，故字体半偏，犹汉文月字，亏其傍也。所以名满字者，理既穷竟，故字体圆满，犹汉文日字，盈其形也。故半字恶义，以譬烦恼，满字善意，以譬常住，又半字为体，如汉文言字，满字为体，如汉文诸字，以者配言，方成诸字，诸字两合，即满之例也。言字单立，即半之类也。半字虽单为字根本，缘有半字，得成满字，譬凡夫始于无明，得成常住，故因字制义，以譬涅槃，梵文义奥，皆此类也。是以宣领梵文，寄在明译，译者释也，交释两国，言谬则理乖矣。自前汉之未，经法始通，译音胥讹，未能明练。故浮屠桑门，遗谬汉史，音字犹然，况于义乎。案中夏彝典，诵诗执礼，师资相授，犹有讹乱。诗云：有免斯首，斯当作鲜，齐语音讹，遂变诗文，此桑门之例也。《礼记》云：孔子蚤作，蚤当作早，而字同蚤虱，引古字同文，即浮屠之例也。中国旧经，而有斯蚤之异，华戎远译，何怪干屠桑哉？若夫度字传义，则置言由笔，所以新旧众经，大同小异。天竺语称维摩诘，旧译解云无垢称，关中译云净名，净即无垢，名即是称，此言殊而义均也。旧经称众祐，新经云世尊，此立义之异旨也。旧经云乾沓和，新经云乾闼婆，此国音之不同也。略举三条，馀可类推矣。是以义之得失，由乎译人；辞之质文，系于执笔。或善梵义，而不了汉音；或明汉文，而不晓梵意。虽有偏解，终隔圆通。若梵汉两明，意义四畅，然後宣述经奥，于是乎正，前古译人，莫能曲练。所以旧经文意，致有阻碍，岂经碍哉，译之失耳！昔安息世高，聪哲不群，所出众经，质文允正，安玄严调，既亹亹以条理，支、越、竺、兰，亦彬彬而雅畅。凡斯数贤，并见美前代，及护公专精，兼习华梵，译文传经，不愆于旧。逮乎罗什法师，俊神金照，秦僧融肇，慧机水镜。故能表发挥翰，克明经奥，大乘微言，于斯炳焕。至昙谶之传涅槃，跋陀之出华严，辞理辩畅，明逾日月，观其为美，继轨什公矣。至于杂类细经，多出四含，或以汉来，或自晋出，译人无名，莫能详究。然文过则伤艳，质甚则患野，野艳为弊，同失经体。故知明允之匠，难可世遇矣。祐窃寻经言，异论咒术，言语文字，皆是佛说。然则言本是一，而梵汉分音。义本不二，则质文殊体。虽传译得失，运通随绿，而尊经妙理，湛然常照矣。既仰集始缘，故次述末译，始缘兴于西方，末译行于东国。故原始要终，寓之记末云尔。〈《释藏》迹一。〉

前後出经异记

旧经《众祐》，新经《世尊》。旧经扶萨，亦云《开士》，新经《菩萨》。旧经右佛，亦独觉。新经辟支佛，亦缘觉。旧经萨芸若。新经萨婆若，旧经沟港，道亦道迹，

新经须陀洹。旧经频来果，亦一往来，新经斯陀含。旧经不还果，新经阿那含。旧经无著果，亦应真，亦应仪。新经阿罗汉，亦阿罗诃；旧经摩纳，新经长者。旧经濡首，新经文殊。旧经光世音。新经观世音，旧经须扶提。新经须菩提，旧经舍梨子。亦　鹭子，新经舍利弗。旧经为五众。新经为五阴。旧经十二处，新经十二入。旧经为持，新经为性。旧经背舍，新经解脱。旧经胜处，新经除入。旧经正断，新经正勤。旧经觉意，新经菩提。旧经直行，新经正道。旧经《卓　》沓和，新经《卓　》闼婆。旧经除馑男。除馑女，新经比丘比丘尼。旧经怛萨阿竭阿罗诃三邪三佛，新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〈同上〉

小乘迷学竺法度造异仪记

夫至人应世，观众生根，根力不同，设教亦异。是以三乘立轨，随机而发，五时说法，应契而化，沿粗以至妙，因小以及大，阶渐殊时，教之体也。自正法稍远，受学乘互，外域诸国，或偏执小北。最後涅槃，显明佛性，而犹执初教，可谓胶柱鼓瑟者也。元嘉中，外国商人竺婆勒，久停广州。每往来求利于南康郡，生儿，仍名南康，长易字金伽，後得入道，为昙摩邪舍弟子，改名法度。其人貌虽外国，实生汉士，天竺科轨，非其所谙。但性存矫异，欲以摄物，故执学小乘，云无十方佛，唯礼释迦而已。大乘经典，不听读诵，反抄著衣，以此为法。常用铜钵，无别应器，乃令诸尼，作镇肩衣。似尼师坛缝之为衷，恒著肩上，而不用坐，以表众异。每至出路，相捉而行，布萨悔过。但伏地相向，而不胡跪，法度善，闲汉言，至授戒，先作梵语，不令汉知。案律之明文，授法资解，言不相领，不得法事，而竺度昧罔，而行诡术，明识之众，咸共骇弃。唯宋故丹阳尹颜竣女宣业寺尼法弘交州刺史张牧女弘光寺尼普明等，信受其教，以为真实。虽出贵族，而识谢慧心，毁訾方等，既绝法雨，妄学诡科。乖背律仪，来苦方深，可愍伤。自正化东流，大乘日曜，英哲顶受，遍遇服膺。而使迷伪之人，专行偏教，莫或振止，何其甚哉！昔慧导拘滞，疑惑大品，昙乐偏执，非拨法华，罔天下之明，信已情之谬。关中大众，固已指为无间矣。至如彭城僧渊，诽谤涅槃，舌根销烂，现表厥殃，大乘难诬，亦可险也。寻三人之惑，并恶止其躬，而竺度之悖，以毒饮人。凡女人之性，智弱信强，一受伪教，则同惑相挺。故京师数寺，遂尘异法，东境尼众，亦时染此风，将恐邪路易开，淄污不已。嗟乎，斯岂魔断大乘，故先侮女人欤？此实开士之所痛悼，而法主所宜匡制也。《大方便经》云：释迦如来，昔为比丘，专以四阿含教化，谤毁方等。于无数劫，受大苦报，从阿鼻出，发大乖心，致成正觉，後进之贤，宜思防断。古今明诫，可不慎乎。昔慧睿法师，久叹愚迷，制此喻疑，防于今日，故存之录末，虽于录非类，显证同矣。〈《释藏边》五〉

菩萨善戒菩萨地持二经记

祐寻旧录，此经十卷，是宋文帝世三藏法师求那跋摩于京都译出。经文云：此经名善戒，名菩萨地，名菩萨毗尼摩夷，名如来藏，名一切善法根本，名安乐国，名诸波罗蜜聚。凡有七名，第一卷先出优波离问受戒法，第二卷始方有如是我闻，次第列品，乃至三十。而复有别本，题为菩萨地经。检此两本，文句悉同，唯一两品分品品名，小小有异，义亦不殊。既更不见有异人重出，推之应是一经。而诸品乱杂，前後参差，菩萨地本分为三段，第一段十八品，第二段有四品，第三段有八品，未详两本孰是。三藏所出，正本也。又《菩萨地持经》八卷，有二十七品，亦分三段。第一段十八品，第二段四品，第三段五品。是晋安帝世昙摩谶于西凉州译出，经「首礼敬三宝，无如是我闻，」似撰集佛语。文中不出有异名，而今此本或题云《菩萨戒经》，或题云《菩萨地经》，与三藏所出《菩萨善戒经》，二文虽异，五名相涉，故同一记。又此二经，明义相类，根本似是一经异国人出，故成别部也。并次第明六度品名多同，制辞各异。祐见菩萨地经一本，其第四卷第十戒品。乃是地持经中戒品，又少第九施品，当曝晒误杂。後人不悉，便尔传写，其本脱多，恐方乱惑。若细寻内题，了然可见。若有《菩萨地经》，阙无第九施品者，即是误本也。〈《释藏迹》九〉

大集虚空藏无尽意三经记

祐寻旧录，《大集经》是晋安帝世天竺沙门昙摩谶于西凉州译出，有二十九卷，首尾有十二段说，共成一经，第一璎珞品，第二陀罗尼自在王，第三宝女，第四不　旬，第五海慧，第六无言，第七不可说，第八虚空藏，第九宝幢，第十虚空目，第十一宝髻，第十二无尽意，更不见异人别译。而今别部唯有二十四卷，寻其经文，馀悉同。唯《不可说菩萨品》後宝幢分前中间阙，无虚空藏所问品五卷。又经唯尽《宝髻菩萨品》，复无最末《无尽意所说不可思议品》四卷，略无二品九卷，分所馀二十卷为二十四卷耳。又寻两本，并以《海慧菩萨品》为第五，《越至无言菩萨品》第七，无第六品，未详所以。又检录别有《大虚空藏经》五卷，成者，即此经《虚空藏品》。当是时世有益甄为异部，又别有无尽意经四卷。成者，亦是此经末无尽意品也。但护公录复出无尽意经四卷，未详与此本同异。〈同上。〉

贤愚经记

十二部典，盖区别法门，旷劫因缘，既事照于本生，智者得解，亦理资于譬喻。《贤愚经》者，可谓兼此二义矣。河西沙门释昙学成德等，凡有八僧，结志游方，远寻经典，于于阗大寺，遇般遮于瑟之会。般遮于瑟者，汉言五年一切大众集也。三藏诸学，各弘法宝，说经讲律，依业而教，学等八僧，随缘分听。于是竞习梵音，析以汉义，精异通译，各书所闻。还至高昌，乃集为一部。既而逾越流沙，赍至凉州。于时沙门释慧朗，河西宗匠，道业渊博，总持方等，以为此经所记，源在譬喻。譬喻所明，兼载善恶，善恶相翻，则贤愚之分也。前代传经，已多譬喻，故因事改名，号曰贤愚焉。元嘉二十二年岁在乙酉，始集此经，京师天安寺沙门释弘宗者，戒力坚净，志业纯白。此经初至，随师河西，时为沙弥，年始十四，亲预斯集，躬睹其事。洎梁天监四年，春秋八十有四，凡六十四腊，京师之第一上座也。经至中国，则七十年矣。祐总集经藏，访告遐迹，躬往谘问，面质其事，宗年耆德峻，心直据明，故标谍为录，以示後学焉。〈同上〉

略成实论记

《成实论》十六卷，罗什法师于长安出之。昙晷笔受，昙影正写，影欲使文玄。後自转为五翻，馀悉依旧本。齐永明七年十月，文宣王招集京师硕学名僧五百馀人，请定林僧柔法师，谢寺慧次法师于普弘寺迭讲，欲使研核幽微，学通疑执，即坐仍请祐及安乐智称法师，更集尼众二部，名德七百馀人，续讲十诵律志，令四众净业还白。公每以大乘经渊深，漏道之津涯，正法之枢纽。而近世陵废，莫或敦修，弃本逐末，丧功繁论。故即于律座令柔次等诸论师抄比成实，简繁存要，略为九卷。使辞约理举，易以研寻。八年正月二十三日解座，设三业三品，别施奖有功，劝不及上者得三十馀件，中者得二十许种，下者数物而已。即写略论百部流通，教使周顒作论序，今录之于後。〈《释藏》百一〉

异出经录

异出经者，谓梵本同而汉文异也。梵书复隐，宣译多变，出经之士才趣各殊，辞有质文，意或详略，故今本一末二，新旧参差。若国言讹转，则音字楚夏，译辞格碍，则事义胡越，岂西传之踳驳，乃东写之乖谬耳。是以泥洹《楞严》，重出至七，《般若》之经，别本乃八，旁及众典，往往如兹。今并条目列入，以表同异，其异出杂经失译名者，皆附失源之录。〈《释藏迹》二〉

安公古异经录

古异经者，盖先出之遗文也，寻安录，自道地要语，迄四姓长者，合九十二经，标为古异。虽经文散逸，多有阙亡，观其存篇，古今可辨，或无别名，题取经语，以为录目。或撮略四含，摘一事而立卷，名号质实，信古典矣。安公觇其古异，编之于末。祐推其岁远，列之于首，虽则失源，而旧译见矣。〈《释藏迹》三〉

安公失译经录

祐校安公旧录，其经有译名，则继录上卷，无译名者，则条目于下寻安录。自修行本起，讫于和达，凡一百有三十四经，莫详其人。又关凉二录，并阙译名。今总而次，列入失源之部，安录诚佳，颇恨太简，注目经名，撮题两字。且不列卷数，行间相接，後人传写，名部混糅。且朱点为标，朱灭则乱，循空追求，困于难了，斯亦　璠之一玷也，且众录杂经，包集逸异，名多复重，迭相散紊。今悉更删整，标定卷部，使名实有分，寻览无惑焉。〈同上〉

律分为五部记录

佛泥洹後，大迦叶集诸罗汉于王舍城安居，命优波离出律八万法藏，有八十诵。初大迦叶任持，第二阿难，第三末田地，第四舍那波提，第五优波崛。至百一十馀年，传授不异。一百一十馀年後，阿育王出世，初大邪见，毁坏佛法，焚烧经书，僧众星散。故八十诵灰灭，後值罗汉，更生信心，忏悔除罪，甚有神力，为铁轮王，王阎浮提，能役鬼神，一日一夜。坏舍利八塔，起八万四千塔，还兴显佛法，请诸罗汉，诵出经律。时有五大罗汉，各领徒众，弘通佛法，见解不同。或执开随制，共相传习，遂有五部出焉。十六大国，随用并行，竞各进业，皆获道证。自非圣道玄通，孰能使之然乎？後时五部异执，纷然竞起，阿育王言，皆诵佛语。我今何以测其是非？问僧佛法断事，云何诸僧，皆言法应从多，阿育王即集五部僧共行筹。当尔时，众取婆粗富罗部筹多，遂改此一部为摩诃僧祇摩诃僧祇者，大众名也。若就今时此土行筹，便此十诵律名摩诃僧祇也。《大集经》佛记未来世当有此等律出世，与今事相应，立名不异也。又有《因缘经》，说佛在世时，有一长者，梦见一张白《叠毛》。忽然自为五段，惊诣佛所，请问其故。佛言此乃我灭度後，律藏当分为五部耳。〈同上〉

律分为十八部记录

佛灭度二百年後，萨婆多部分出婆蹉部，婆蹉部又分出三部。一者法盛，二者名贤，三者六成。弥沙塞部分出中间见，迦叶维部分出二部，一者僧迦提，二者式摩，一本三摩提摩诃僧祇部，四百年时，分出六部，一者维迹，二者多闻，三者施设四者毗陀，五者施罗六者上施罗，又一本昙无德部。此十八部见有同异，文烦不复备写。〈同上〉

律来汉地四部序录

昔甘露初开，经法是先，因事结戒，律教方盛。及《叠毛》萝表其五分，而鞠多当其异部，故知道运推移，化缘不一矣。至于中夏闻法，亦先经而後律，律藏稍广，始自晋未。而迦叶维部，犹未东被。既总集五家，故存其名录。若乃梵文至止之岁，胡汉宣译之人，大众讲集之处，名德书翰之文。并具举遗事，交相为证，使览者昭然，究其始末云尔。〈同上。〉

△萨婆多部十诵律

萨婆多部者，梁言一切有也。所说诸法，一切有相，学内外典，好破异道。所集经书，说无有我，所受难能答，以此为号。昔大迦叶具持法藏，次传阿难，至于第五师优波掘，本有八十诵。优波掘以後世钝根，不能具受，故删为十诵，以诵为名，谓法应诵持也。自兹已下，师资相传，五十馀人。至秦弘奴之中，有罽宾沙门弗若多罗，诵此十诵梵本，来游关右，罗什法师于长安逍遥园三千僧中，共译出之，始得二分馀。未及竟而多罗亡。俄而有外国沙门昙摩流支，续至长安。于是庐山远法师慨律藏未备，思在穷竟，闻其至止，乃与流支书曰：「佛教之兴，先行上国，自分流已来，近四百年，至于沙门德式，所阙犹多。顷西域道士弗若多罗者，是罽宾持律，其人讽十诵梵本。有鸠摩耆婆者，通才博见，为之传译，十诵之中，始备其二，多罗早丧，中途而废。不得究竟大业，慨恨良深。传闻仁者赍此经自随，甚欣所遇，冥运之来，岂人事而已邪？想弘道为物，感时而动，叩之有人，必情无所吝。若能为律学之众，留此经本，开示梵行，洗其耳目，使始涉之流，不失无上之津，参怀胜业者，日月弥朗。此则惠深德厚，人神同感矣。幸望垂怀，不孤往心，一二悉诸道人所具，不复多白。昙摩流支得书，方于关中，共什出所馀律。遂具一部，凡五十八卷。後有罽宾律师卑摩罗叉，来游长安，罗什先在西域，从其受律，罗叉後自秦适晋，住寿春石涧寺，重校十诵律本，名品遂正，分为六十一卷，至今相传焉。〈同上〉

△昙无德四分律

昙无德者，梁言法镜，一音昙摩毯多。如来涅槃後，有诸弟子颠倒解义，覆隐法藏，以覆法故，名昙摩毯多，是为四分律，盖罽宾三藏法师佛陀邪舍所出也。初邪舍于罽宾诵四分律，不齐梵本，而来游长安。秦司隶校尉姚爽，欲请邪舍于中寺安居，仍令出之。姚主以无梵本，难可证信，众僧多有不同，故未之许也。罗什法师劝曰：「邪舍甚有记功，数闻诵习，未曾脱误。」于是姚主即以药方一卷，民籍一卷，并可四十许纸，令其诵之。三日，便集僧，执文请试之，乃至铢两人数年纪，不谬一字，于是咸信伏，遂令出焉。故肇法师作《长阿含序》云：「秦弘始十二年，岁上章掩茂，右将军司隶校尉姚爽，于长安中寺集名德沙门五百人，请罽宾三藏佛陀邪舍出《律藏四分》四十卷，十四年讫十五年，岁昭阳奋若，出《长阿含》，凉州沙门佛念为译，秦国道士道含笔受。余以嘉运，猥参听次，虽无翼善之功，而预亲承之末，略记时事，以示来贤。」又答江东隐士刘遗民书末云：「法师于大寺。〈辇九作「什师于大石寺」〉出新至诸经，法藏渊旷，日有异闻。禅师于瓦官寺教习禅道，门徒数百，夙夜匪懈，邕邕肃肃，致可欣乐三藏法师于中寺出律，本末精悉。若睹初制，毗婆沙于石羊寺出舍利弗阿毗昙梵本。虽未及译，时问中事，发言奇新〈辇九作「新奇」。〉贫道一生，预参嘉会。〈辇九作「猥参嘉运」。〉遇兹盛化。自不睹释迦祇洹之集，馀复何恨。但恨不得与道胜君子，同斯法集耳。〈案此下有脱文。〉故撮举肇公书序，以显其证焉。〈同上〉

△婆粗富罗律

婆粗富罗者，受持经典，皆说有我，不说空相，犹如小儿。故名为婆粗富罗。此一名僧祇律，律後记云：「中天竺昔时暂有恶王御世，三藏比丘及诸沙门，皆远避四奔，恶王既死，善王更立，还请沙门归国供养。时巴连弗邑有五百僧欲断事，既无律师，又阙律文，莫知承案，即遣使到祇洹精舍，写此律文，众共奉行。其後五部传集，诸律师执义不同，各以相承为是，争论纷然。于时阿育王言，我今何以测其是非。于是问僧，佛法断事云何，皆言法应从多。王言，若尔当行筹，知何众多，既而行筹，婆粗富罗众筹甚多，以众多故，改名摩诃僧祇，摩诃僧祇者，言大众也。沙门释法显游西域，于摩竭提巴连弗邑阿育王塔天王精舍写得梵本，赍还京师，以晋义熙十二年岁次寿星十一月，共天竺禅师佛驮跋陀于道场寺译出，至十四年二月末乃讫。〈同上〉

△弥沙塞律

弥沙塞者，佛诸弟子，受持十二部经，不作地相，水火风相，虚空识相，是故名为

弥沙塞部。此名为五分律，比丘释法显于师子国所得者也。《法显记》云：「显本求戒律，而北天竺诸国，皆师师口传，无本可写，是以远涉，乃至中天竺。」于摩诃乘僧伽蓝得一部律，是摩诃僧祇，复得一部钞律，可七千偈，是萨婆多众律，即此秦地众僧所行者也，又得《杂诃毗昙心》，可六千偈，又得一部纟延经，二千五百偈。又得一卷《方等泥洹经》，可五千偈，又得《摩诃僧祇阿毗昙》，法显住三年，学梵书梵语悉写之，于是还。又至师子国二年，更求得弥沙塞部梵本，法显以晋义熙二年还都。岁在寿星，众经多译，唯《弥沙塞》一部，未及译出而亡。到宋景平元年七月，有罽宾律师佛大什来至京师，其年冬十一月，琅邪王练、比丘释慧严，竺道生于龙光寺请外国沙门佛大什出之。时佛大什手执梵文，于阗沙门智胜为译，至明年十二月都讫。〈同上〉

△迦叶维律

《迦叶维》者，一音迦叶毗，佛诸弟子，受持十二部经，说无有我，及以受者轻诸烦恼，犹如死尸，是故名为《迦叶毗》，此一部律，不来梁地。昔先师献正，远适西域，誓寻斯文，胜心所感，多值灵瑞，而葱岭险绝，弗果兹典。故知此律于梁土众僧未有其缘也。〈同上。〉

续撰失译杂经录

祐总集众经，遍阅群录，新撰失译，犹多卷部，声实纷糅，尤难铨品。或一本数名，或一名数本，或妄加游字，以辞繁致殊；或撮半立题，以文省成异。至于书误益惑，乱甚棼丝，故知必也正名，于斯为急矣。是以信念校历年，因而後定，其两卷以上，凡二十六部，虽阙译人，悉是全典。其一卷已还，五百馀部，率抄众经，全典盖寡，观其所抄，多出四含六度，道地大集，出曜贤愚，及譬喻生经，并割品截偈，撮略取义，强制名号，仍成卷轴。至有题目浅拙，名与实乖，虽欲启学，实芜正典，其为愆谬，良足深诫。今悉标出本经，注之目下，钞略记分，全部自显，使沿波计源，还得本译矣。寻此录失源，多有人经，详其来也。岂天坠而地涌哉，将是汉魏时来，岁久录亡，抑亦秦凉宣梵，成文届止。或晋宋近出，忽而未讲，译人之阙，始由斯欤？寻大法运流，世移六代，撰注群录，独见安公。以此无源，未足怪也。夫十二部经，应病成药，而传法沦昧，实可怅叹。祐所以杼轴于寻访，崎岖于纂录也。但陋学謏闻，多所未周；明哲大士，惠缝其阙，言贵珙璧，况法施哉。〈《释藏迹》四〉

钞经录

钞经者，盖撮举义要也。昔安世高钞出修行，为《大道地经》，良以广译为难，故省文略说。及支谦出经，亦有孛钞。此并约写梵本，非割断成经也。而後人弗思，肆意钞撮，或期散众品，或瓜艹剖正文。既使圣言离本，复令学者逐末。竟陵文宣王慧见明深，亦不能免。若相竞不已，则岁代弥繁；芜黩法宝，不其惜欤，名部一成，难用刊削。其安公时钞，悉附本录，新集所获，撰目如左，庶诫来叶，无效尤焉。〈《释藏迹》五〉

疑经伪撰杂录

《长阿含经》云：「佛将涅槃，为比丘说四大教法。」若闻法律，当于诸经，推其虚实，与法相违，则非佛说，又《大涅槃经》云：「我灭度後，诸比丘辈，钞造经典，令法淡薄，种智所照，验于今矣。自像运浇季，浮竞者多，或凭真以构伪，或饰虚以乱实。昔安法师摘出伪。经二十六部，又指慧达道人，以为深戒，古既有之，今亦宜然矣。祐校阅群经，广集同异，约以经律，颇见所疑。夫真经体趣，融然深远；假托之文，辞意浅杂，玉石朱紫，无所逃形也。今区别所疑，注之干录，并近世妄撰，亦标于末。并依倚杂经，而自□名题，进不闻远适外域，退不见承译西宾，□闻兴于户牖，印可出于胸怀。诳误後学，良□寒心。既躬所见闻，宁敢默已，呜呼来叶，慎而察焉。〈同上〉

△僧法尼所诵出经二十一种凡三十五卷

经如前件，齐末太学博士江泌处女尼子所出。初，尼子年在龆龀，有时闭目静坐，诵出此经，或说上天，或称神授，发言通利，有如宿习，令人写出，俄而还止。经历旬朔，续复如前，京都道俗，咸传其异。今上敕见，面问所以，其依事奉答，不异常人。然笃信正法，少修梵行，父母欲嫁之，誓而弗许，後遂出家，名僧法，住青园寺。祐既收集正典，检括异闻，事接耳目，就求省视，其家秘隐，不以见示。唯得《妙音师子吼经》三卷，以备疑经之录。此尼以天监四年三月亡，有好事者，得其文疏，前後所出经二十馀卷。厥舅孙质，以为真经，行疏劝化，收拾传写，既染毫牍，必存于世。昔汉建安末，济阴丁氏之妻，忽如中疾，便能梵语，又求纸笔，自为梵书。复有西域梵人，见其此书，云是别经。推寻往古，不无此事。但义非金口，又无师译，取舍兼怀，故附之疑例。〈同上〉

△萨婆若陀眷属庄严经一卷〈二十馀纸。〉

右一部，梁天监九年，郢州头陀道人妙光，戒岁七腊，矫以胜相，诸尼姬人，佥称圣道。彼州僧正，议欲驱摈，遂潜下都，住普弘寺，造作此经。又写在屏风，经纱映覆，香花供养，云集四部，　亲供烟塞，事源显发。敕付建康辩核疑状云：「钞略诸经，多有私意妄造，借书人路琰，属辞润色。狱牒，妙光巧诈，事应斩刑，路琰同谋。十岁谪戍，即以其年四月二十一日，敕僧正慧超，令唤京师能讲大法师宿德如僧祐昙准等二十人，共至建康。前辩妙光事，超即奉旨，与昙准、僧祐、法宠、慧令、慧集、智藏、僧旻法云等二十人，于县辩问，妙光伏罪，事事如牒，众僧详议，依律摈治，天恩免死，恐于偏地，复为惑乱。长系东冶。即收拾此经，得二十馀本，及屏风，于县烧除。然犹有零散，恐乱後生。故复略记，萨婆若陀长者，是妙光父名，妙光弟名金刚德体，弟子名师子。〈同上〉

上一卷

下一卷

全梁文

此南北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